

法 國 小 仲 馬 著

茶 花 女

夏 康 農 譯

知 行 書 店 印 行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有一天，這姑娘的臉上顏色開朗起來了。在她母親掌握着的墮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允許給予她一點幸福。說起來上帝造成她這般無力，到底爲什麼拋棄她在生活痛苦的重負下面一點安慰也沒有呢？有那麼一天，她覺察出她懷孕了，她還保留着的一點純潔竟使她爲了這件事高興到發抖。人的靈魂真有些奇奇怪怪的避難自慰的地方！路易芝連忙地將這好消息報告母親。說起來也慚愧——可是我們是在述說一件真的事實，要不是爲了指陳出這些受了譴罰而無法聲訴的生物的冤苦，最好我們還是封住我們的口。說起來也慚愧，我說，路易芝的母親答復她說她們有了兩個已經儘夠，再夠不上養活三個了；她說是這種孩子用不着，并且懷孕就耽擱了功夫。

第二天，一個產婆（我們只附帶地提一筆說這產婆是母親的朋友）。來看了一看路易芝；她在牀上睡了幾天，再起來時臉色更慘白，體力更瘦弱

個月以後，有一個人可憐了這女孩子，弄了

她去診治好了她的病；但是最後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場小產之後她就死去了。

那個母親還活着的呢：怎樣活法？天老爺知道。

在我仔細瀏覽那些金銀器皿的時候，這一件故事又走進了我的腦筋裏來，一面這麼迴想着，時間却彷彿流過了一大段；我看出這房子裏面只剩了我和一個守門人了。他在門口正留心地攷察我是否偷了什麼東西。

我走近了這個負責的人，難爲他耽了我不少的心。

“先生”，我問他，“你可以告訴我從前住在這裏的人的名字嗎？”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這個姑娘的名字，並且也認識她的面孔的。

“怎麼！”我向守門人說，“瑪格麗特·哥吉耶死了？”

“是呀，先生。”

“是什麼時候呵？”

“我想有三個禮拜了吧。”

“爲什麼讓大家都來參觀她的房子呢？”

“債主們想着這樣一定可以幫助拍賣。大家可以先來看看傢俱同各種材料；你明白了吧，這樣好勸得人買。”

“那麼她還有些債？”

“呵！先生，不少的呢。”

“拍賣的錢夠抵還得來吧？”

“還有多的呢。”

“那麼，多餘的該給誰呢？”

“給她家裏。”

“原來她還有一個家？”

“彷彿是的吧。”

“打攪了你，先生。”

看門人相信了我的來意無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就出來了。

“可憐的姑娘！”我走回家時對我自己說，“她死的時候該是很凄慘的吧，在她們的世界裏，只有

在身體康康健健的條件之下才有朋友呢。”想着想着不由得我憐憫起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命運來了。

在許多人看來這彷彿是可笑的事了，但是我對於娼家姑娘們有無限的寬容，並且也懶得去討論這寬容的道理。

有一天，在我正往省署裏去取護照的時候，我看見一條小街上有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我不知道這個姑娘犯了什麼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時她正在搶着擁抱一個幾個月的孩子，滿臉熱淚地哭着，她的被捕拆離了他們母子。從這一天以後，我再也不曉得輕視第一眼看見的女人了。

二

拍賣定在十六日舉行。

在參觀同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了一天的空隔，爲的好讓陳設店裏的人有時間撤掉那些窗簾牆幃之類的東西下來。

在這時候我正從外地旅行回來。朋友們并不曾拿瑪格麗特的死當作別後重逢時必須報告的各種重大新聞中的一件向我談述；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瑪格麗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是愈是生前聲名洋溢的這一類的女子，死後愈是冷落。她們正像太陽，沒落時同升起時一樣，靜悄悄地沒有人理會。如果她們死得年輕，還引得一般情人們同時留意，一個聲名很大的巴黎姑娘的情人們差不多

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也談一談她的生平，交換交換各人的感想；彼此的生活仍然照常度去，彷彿這變故不會發生似的，也引不出他們的一滴眼淚。

在現在這年頭，對於二十五歲年齡的人，眼淚變成了稀罕的東西了。至多也只有曾經給過同樣眼淚的原價的父母，才始有資格換得到他們的。

至於我呢，雖然我的名字并不曾刻在瑪格麗特的任何物品上，可是我適纔自白的這一點本能的寬容，同天然的憐憫心使我深長思量到她的死亡，也許她還值不上我如此深念呢。

我記得會經常時在尚塞利塞樹林裏遇見過她，那裏她是每天必去的，坐在她的小巧的藍漆篷車裏，兩個俊美栗色的馬拉曳着。那時我就注意到她的超出同儕的丰度，襯着絕殊的姿色，更加顯出她的高超。

她們這般可憐的生物在出門的時候總有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伴隨着的。男子們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公開他對於這種女子的曖昧關係，同時她們這種女子又都怕孤寂，所以她們常常繫繫在、

路的不是比她們境况較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就是那些講究的老太太（其實一點也講究不起來）。有了她們這些同伴在一道，旁人就可以不必細心地探聽出她們陪伴着的姑娘的身世同細情了。

瑪格麗特的情形可并不是這樣。她到尚塞利塞去老是獨自一個人，坐在她的車子裏面極地躲藏着自己，在冬天披圍着一條長克什米爾披肩，夏天穿着極其樸素的衣衫。即使在她愛好的散步時遇到了她所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着他們微微一笑，這微笑也只有他們才看得出來：是一個公爵夫人才能有這種的笑法。她不像她的同行的姑娘們一樣，在由圓場到尚塞利塞進口的路上，來回地只走，她的兩匹馬是一直拉她拉到樹林裏的。在那裏她走下車來，慢步一個鐘頭的光景，再上她的車子，趕着馬快步地回家。

所有這些情景，重新跳進我的記憶裏來了，我惋惜這個姑娘的死正像人家惋惜一件藝術的作品完全毀壞了一樣。

女人裏面再也沒有看見有比瑪格麗特更美麗

動人的零色的了。身材高高瘦瘦的，雖然稍嫌過度，但她有特別高明的本領裝束起來可以使這一點天然的缺陷完全消失。她的克什米爾披肩的下端一直拖長到地，兩邊飄露出綢衫的寬闊的衣襟，厚着蒼的皮袖頭裏藏着她的兩手，緊貼在她胸前，旁邊圍着褶紋的曲線是那樣地勻霽，任你再愛挑剔的眼睛，看去也沒有話說。

一副絕妙的頭臉是異樣地媚人。頭是小小的，正像繆塞所說，她母親彷彿故意造成牠這樣小巧，爲了好細心製作似的。

你試在一個描畫不出地柔媚的蛋形顏面上，放下一對黑黑的眼珠，上面蓋着兩彎如畫地純淨的眉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層長長的睫毛，牠們低垂時在玫瑰般顏色的兩頰上撒下一陣輕微的陰影；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兩個鼻孔教一種肉感生活的強烈要求給稍稍張開了來；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柔脣輕開處擺着乳樣潔白的牙齒；然後再渲染一渲染那絨樣柔膩的皮膚，下面蓋着一對不會經人觸摩過的桃子似的臉頰：這

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副頭臉的全景了。

黑得像墨玉的頭髮，或有或無地漾着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的兩股，消失在腦蓋後部，露出兩隻耳朵的下尖，尖端閃耀着價值四五千佛郎一件的鑽石耳墜。

爲什麼像瑪格麗特那樣熱烈的生平會在顏面上留下這樣童稚純真的表情，這真是教我們研究不出結果的疑問。

瑪格麗特有一幅維達勒替她作的畫像，也只有他一個人纔能畫得出來。這幅像在她死後我曾經保有了幾天，畫得是驚人地生動恰肖，我的記憶還描寫不出的地方我就拿她作參考材料。

我在這一章裏描寫的細節，有的是到後來纔知道的，但是此刻我一起都記了下來，省得後面談到這個女子的故事時又回頭來追述。

瑪格麗特生時，所有的劇本的創演她都要到場的，她每天晚上都在戲院舞場裏度過。只要有一齣新作的劇本上演，一定可以碰得見她，有三件東西永遠不會離她的左右：一副手拿的遠視眼鏡，一

口袋糖菓還有一束茶花。

一個月裏頭有二十五天她拿的茶花是白的，還有五天是紅的；從來誰也不知道這顏色的變換有什麼理由，常到她愛去的戲院裏看戲的人們同她的朋友，大家都同我一樣注意到這件事，我此刻不過提起提起并不能有什麼解釋。

除了茶花以外從來沒有人看見她身旁有過別樣的花。所以在她的賣花娘巴爾客太太家裏有人就替她取了一個別號，叫她作茶花女，這名字一直留傳了下來。

瑪格麗特曾經作過巴黎市上頂排場入時的青年們的情婦，她自己公開向人承認，他們也都以此自誇，足見得情夫情婦彼此頗能相得。

可是，約莫有了三年以來，從巴涅爾一次旅行回來以後，據說她只和一個外國的老年公爵同居。這老人極其富有，他用盡了力量想改正她過去的生活，並且她也表示願意接受。

這件事我是這樣聽到人傳說的：

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春季，瑪格麗特身體

極其病弱，醫生囑咐她務必要去有礦泉的地方養，她於是就去了巴涅爾市。

那裏的一羣病人中間，有了這個公爵的女兒，她不僅害着同瑪格麗特一樣的病，並且相貌也與其相似；不相識的人會把她們認成兩姊妹。只是公爵姑娘的病已經到了肺結核的第三期，瑪格麗特到那裏沒有幾天之後，她就死去了。

有一天早上，公爵因了在巴涅爾的土裏埋了他心愛的女兒還停留在那裏不忍離去的，偶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瑪格麗特。他彷彿見了他的孩子的影像，就一直向她走去，握着她的兩隻手，流着淚親吻她，也不問她到底是誰，還要求允許他常去看她，並願以愛死去的女兒的情感轉移到她身上。

瑪格麗特本來單獨住在巴涅爾的，只留了一個女僕，一面想着對於這老年人也沒嫌疑可避，就應允了他的要求。

在巴涅爾有許多人都認識瑪格麗特，走去公爵那裏報告了哥吉耶姑娘是怎樣身